

24
寧遠文史資料

第三輯

1811
寧遠縣志
解方專輯

yt81/37

宁远文史资料

第三輯

《宁远和平解放》專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宁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目 录

欧冠在宁远和平解放时的前前后后·····	樊水清	(1)
我在湘南起义始末·····	欧 冠	(5)
宁远县和平解放的情况·····	杨文正	(9)
策动欧冠起义前后·····	肖如柏	(10)
宁远和平解放·····	崔保安	(16)
回忆宁远和平解放·····	刘养玄	(17)
欧冠起义·····	谢显颀	(20)
我在起义前后的思想和行动·····	李清猷	(22)
解放前夕宁远的政治形势·(一、二、三)·····	李淘尘	(23)
附件：湘南行署代电·····	欧 冠	(28)
就职代电·····	李正甫	(29)
响应西世代电·····	李正甫	(29)
告湘保二 三师全体官兵及宁远人民书·····	欧 冠	(30)
李铁山游击队情况·····	成铁侠	(32)
关于组建“湘南游击司令部”的情况·····	李铁山	(34)
关于湘南游击队的情况·····	李万衡	(44)
关于李万衡参加我地下工作的情况·····	成铁侠	(47)
忆夏涛回乡·····	夏 维	(47)

附件：郑兆昌训令

民盟宁远县支部成立经过及活动简介·····	谭有莘	(51)
回忆宁远民盟组织·····	欧阳晓晖	(54)
欧冠自传·····	欧 冠	(58)
欧冠轶事·····	蒋先波	(59)
后 记·····		(64)
征稿启事·····		(65)

欧冠在宁远和平解放时的前前后后

樊水清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驱南下，湖南解放已经是紧锣密鼓、呼之欲出之际，欧冠接程潜密电，去长沙受程接见，商谈国事，程潜即派欧冠回衡阳再负治安责任。并嘱其积极结集武装，准备起义。八月一日，欧冠重任衡阳警备司令和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八月四日，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此时，国民党华南剿共总指挥、桂系军阀白崇禧已退驻衡宝一带，扬言要借衡阳、邵阳的有利地形，展开衡宝战役，与我军决一死战。白崇禧因听程潜说过，欧冠在湘南很有声望，为了网络炮灰，屏障龙虎关，为广西看门守户，特提请广州政府于八月七日任命欧冠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十九日行政院正式批准），八月八日又加委欧冠为湘南行署主任。欧冠受宠若惊，虽知长沙和平解放，但国民党尚有一定兵力，对国民党仍存幻想，把程潜在长沙接见时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对他的启导和期望置于脑后，决心与白崇禧串通一气，积极扩军备战，死守湘南。

八月十二日，欧冠离开衡阳。十六日在零陵成立湘南行署，开始办公。九月欧冠巡视零陵各地，积极宣传，动员备战。十九日回到宁远，二十日上午召集县党政军官员、中学教职员、县自卫队骨干以及城区附近保长绅士约三百余人在中山堂训话，发表其“彻底改革，收拾民心，团结奋斗，渡过难关”的训词。

极力吹嘘白崇禧和蒋介石，大骂程潜、陈明仁叛变党国，忘恩负义。大肆宣扬国民党尚有三百万军队，并有日本组成的义勇军支援，大可以和共党一拼，表示要“抱决心戡乱到底，以死敌之”；并提出“对那些通匪的要杀，动摇投机分子要杀，乱说话造谣言的要杀，不完粮不出钱的要杀，我拼到死，我如死了，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哩！”二十一日，欧冠赴蓝山县亲自督剿游击队。九月二十四日，县长郑兆昌遵循欧冠旨意，发出训令，提出要肃清动摇投机分子。以安定后方。九月二十八日，宁远反共宣传委员会和宁远在乡军官委员会又联合发出“宣言”表示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并提出了八条“国民反共公约”。

十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衡宝战役大捷，衡阳、邵阳解放，白崇禧见湘南防线已破，急龟缩广西桂林。同时指示欧冠迁往永明县，向广西靠拢，必要时可避入广西境内打游击，并嘱欧冠即送家眷去桂林。欧冠当即命令第一批撤走文件档案，并令警卫团长郑元赞率队去道县。宁远招兵，欧本人则带领十余人准备迁往永明县。正在这时刻欧冠的二女婿肖如柏（湖南民盟成员）从长沙潜来零陵规劝，欧冠才改变了主意，将湘南行署迁至宁远，静观动向。白崇禧见欧行动有变，乃使桂军压境，并派一名联络参谋来监视欧的行动，施以压力，又派一副官带银元2000元，乘一辆大车专程来宁，要接欧冠家眷去桂林。妄图以软硬兼施之手段，使欧冠不脱离自己的掌握。此时正值在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的地方武装迅猛发展，声势浩大，李铁山、何卓的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向宁近逼。处于兵临城下的欧冠，此时此刻，左右徘徊，是随白崇禧负隅顽抗，还是跟随程潜高举义旗？形势迫使他迅速作出抉择，他深深感到，局势的急骤变化，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拥戴，锋芒所指，势如破竹，全国的解放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而国

民党兵无斗志，人民怨恨，蒋家王朝大势已去，现在他才真正认识到程潜在长沙对自己的一片好心，意识到投向人民才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但他又顾虑重重，感到自己过去罪恶深重，怕难以得到共产党的宽容。何去何从，仍然举棋不定。这时，他的女婿肖如柏再次敦促他要认清形势。消除顾虑，抓紧时机起义；民盟成员李治安受湖南民盟地下组织的派遣专程来宁远也劝导欧冠要消除顾虑；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陈执中以及程潜等人亦相继来函进行策反和开导，劝其当机立断，投向人民，若再犹豫不决，将后悔莫及。这些劝导，使欧冠逐渐消除了顾虑，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为了不引起白崇禧的怀疑，欧冠一方面对白崇禧继续保持联系，虚与委蛇，以麻痹白，一方面派人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作好起义准备。十月中旬，欧冠与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李铁山部达成了互不侵犯静候接管的协议。十月末旬，欧冠召集宁远高级官员开会，商定起义，但遭到参谋长蒋鹏飞、警卫团长郑元赞的反对。为扫除阻力掌握武装使起义能顺利进行，欧冠授意宁远县长兼保安三师师长郑兆昌卸掉县长职务，专事军职，并于十一月一日任命李正甫继任宁远县长。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欧阳泽霖任保三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任命陈汉卿任上校副师长，沈良甫任第七团团长、郑南轩任第八团团长、欧杰礼任第九团团长，一切准备就绪后，即与秘书刘养玄一起，草拟起义通电和布告，并电令湘南二十七个县市起义，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因当时有线电报被桂军破坏，通电于十一月五日才正式发出）。十一月四日，宁远县长李正甫首先发出代电响应欧冠号召，表示愿率全县三十六万民众，一致拥护起义。欧冠为进一步解除一些官兵、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思想顾虑，保证和平解放宁远的顺利实现，于十一月十一日又发出了《告湘保二、三师全体官兵及宁远人民

书》，重申起义的伟大意义以及注意的事项。十一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代表蒋澍率第49军162师486团进驻宁远城北乐家、逍遥岩一带，十五日，柳博楨、王坤、杨文正率领的南下工作团第十五大队第六中队亦到达宁远城北欧家。当解放军和南下工作团进入城郊时，欧冠亲自率国民党政府军政官员、士兵和城内群众、学生数百人夹道欢迎。

十一月十六日，欧冠率郑兆昌、李正甫，欧阳泽霖等人在自己的寓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代表蒋澍和高参成铁侠、486团高团长、军分区宋参谋长南下工作团杨文正等人进行谈判，顺利达成了和平解放宁远的协议。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按照谈判协议，欧冠分别将部队交给蒋代表进行整编、行政部门交于明涛专员接收，宁远县政府机关交南下工作团接管。十一月十七日，新任宁远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文正发出布告，宣布宁远和平解放。

宁远和平解放后，欧冠随蒋澍到长沙，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黄克诚、程潜、王首道、肖劲光、徐启文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慰勉，并任命欧冠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

注：樊水清同志系宁远县档案馆馆长

我在湘南起义始末

（欧冠）

我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受任衡阳警备司令，同时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衡阳市长。上面委我担任这些职务是要我负起维持衡阳、郴州、零陵三个专区地方治安的责任。

这年夏天，唐生智由东安去长沙，路过衡阳，在我家留住一晚，畅谈国事。他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已丧失作战能力，官长贪污腐化，士兵吃不饱，不愿继续干下去，蒋家王朝势必灭亡，劝我认清形势，改变作风；还向我介绍了前次在上海与共产党员吴克坚的一次谈话，要我对共产党重新认识，对大局的变化作好思想准备。临别时，他送我一本小册子，主要内容是他关于湖南人民要想自救保家，必先救省保国的那些主张，他的这些看法和主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考虑在此动荡的时局中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在衡阳市有三个在乡军官，拆毁黄汉英的民房，激起市民公愤，我报经省主席程潜批准，枪毙了这三个军官。事后蒋伏生纠集黄埔同学会成员数百人要挟程潜，将我撤职。我于元月六日离开衡阳，回到宁远家乡。蒋伏生继任衡阳警备司令后，深恨程潜没有严厉处分我，计划派兵打我，只因我在宁远拥有相当的自卫武力，可以抵抗，终于奈我不何。这年春夏之季，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我看到国民党连长江天堑都守不住，西南半壁河山行将不保的情况，更觉得唐生

智提出的湖南人民自救的主张很有道理。四月间，唐邀我去东安他家商谈了一昼夜，我完全赞同他的主张，表示愿跟他走，随后，他建议程潜任我为湘南八县联防指挥官，我欣然受命就职。当时设立这个机构，名义上是防止湘粤桂边境的土匪入侵。实际上是要我收集湘南地方武装，以防蒋伏生的叛乱，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准备。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接程潜密电，要我绕道邵阳来长沙。我到长沙后，了解到湖南和平解放已是紧锣密鼓，呼之欲出。程潜接见我时，白崇禧在座。程向白介绍说：他在湘南很有声望，我现在要他回衡阳负治安责任。”白说：“那好，我们一同去衡阳商讨抵抗共军的办法。”程送我到门外时，含着眼泪细心对我说：“我就要到邵阳去了，你回湘南赶紧把武力集结起来，解放军来时，就迎接他们。对白崇禧要好好应付，并要服从唐孟公的指挥。”我把他这番交代牢牢记在心头。

八月一日，我重任衡阳警备司令和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五日后，白崇禧在衡阳他的总部召集会议，这时我才知道长沙已经和平解放。白在会上说：“陈明仁是我四次保他恢复军职的，他不会背叛我。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把唐伯球、陈云章这帮政治掮客杀掉，程潜是受了这帮人的蒙蔽的。”从这几句话，可见白对程潜、陈明仁起义的真相还不清楚，他对陈明仁仍存有幻想呢。

八月七日，广州政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我为省政府委员。八日黄杰由邵阳到达衡阳，又加委我为湘南行署主任。我于八月十二日离开衡阳，十六日在零陵成立湘南行署，开始办公，白崇禧要我为他预备三十万人的军粮和民伕，我用拖延的办法应付过去。

长沙解放后不久，我的女婿、民盟成员肖如柏潜回宁远，

敦促我抓紧时机起义。我此时虽已意识到投向人民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但又存在顾虑，主要是感到自己过去罪恶严重，怕难以得到共产党的宽容，接着李治安受湖南民盟地下组织派遣来与我联系，他对我说：“这是你立功的最好时机。你起义后，如果共产党要杀你，我愿替你一死。”从一九四八年起就同我建立了个人联系的地下党员陈执中，这时也托人带来一封长信，劝我当机立断，投向人民，若再犹豫不决，将后悔莫及。这些劝告，坚定了我起义的决心，使我没有屈服于白崇禧的压力。

十月七日，衡阳、邵阳解放。白崇禧在零陵对我说：“他的部队退到广西后，六个月就要反攻，要我守住五岭山脉一带防堵解放军进入广西。我听着而已。白回到桂林后，派了一个联络参谋来监视我的行动，又派一个副官带银元二百元，乘一辆大车专程来接我全家去桂林。我告诉这个副官说：“我年纪老了，又有老母在堂，并且全家不会讲广西话，因此都不愿离开家乡到桂林去。”他也无法硬把我拉走。随后，白崇禧任我为湘南保安军总指挥，妄想我给他挡头阵。我抓紧这个时机，集结地方武力，成立保安军，统一号令，准备起义。我委派李清猷为湘南保安第一军军长，郑兆昌为该军第一师师长，（应为第三师长——编者）李治安为副师长，李可才为第二师师长，周祯为副师长，谢声溢为保安第二军军长，（其所属各师师长由谢自行委派），曹茂琮为保安第三军军长（曹原系桂系部队新七军副军长，旋升任军长），唐季侯为该军第一师师长，邱金藩为第二师师长，段政为第三师师长。我要他们赶紧收集地方警察、自卫队和民间枪枝，扩充部队。官兵分别月支稻谷四担、二担，暂时维持。这时，白崇禧还有第三、十两个兵团约二十万人驻在郴州，耒阳、常宁、桂阳等地，宁远也驻有一师桂军，企图不明。我乃潜往通广西必经之地的道县境内

金丝庵地区，察看他们的行动。十月末，桂军快退完了，我迅速返回宁远。召集高级官员开会，决定立即起义。参谋长蒋鹏翥、警卫团长兼副师长郑元赞起来反对，我当即将他两人开除。十一月一日，我通电湘南二十七县市，要他们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不准放一枪。因当时有线电报被桂军破坏，延至五日才将通电发出。同时电告毛主席、朱总司令，说我们已脱离国民党，投靠人民解放军。六日曹茂琮接到我的起义通电，也在道县通电起义，与桂系脱离关系。十一月中旬省军区代表蒋澍率解放军一三七师（应是一六二师）到达宁远，我率保安第一军两个师和城内群众夹道欢迎。随后将部队交给蒋代表处理，行政部门交于明涛专员接收。我报告蒋代表：谢声溢不服从我的命令，抗拒起义。蒋表示日内即派解放军一三七、一三八两个师前往围剿。不久，就把谢声溢部和蒋介石的一个交警总队解决，并活捉了谢声溢。湘南保安一、三两军起义后，接受改编，被编入一三七、一三八两个师内，与解放军指战员享受同等待遇，不愿在解放军内服务的，准许回家归农。旋任命李可才为剿匪支队司令。周楨为副司令。他们不愿干，乃改任李任军官大队长，周到军大学习。随我到湖南起义的高、中级人员，没有继续留在解放军内的，也都得到妥善安排。我和李清猷、曹茂琮、周楨、李治安等被任为省参事室参事。

十二月中旬，我将湖南的军政职务及人枪（人员约二万一千多人，枪枝约一万八千件，内轻重机枪、冲锋枪、卡宾枪、驳壳枪、手枪、迫击炮等共二百多件、子弹数十万发）交待清楚后，由蒋代表陪同到长沙，会见黄克诚、程潜、王首道、肖劲光、徐启文等首长，他们对我慰勉有加。以我这样一个历史上罪恶累累的人，在人民革命的大风暴中的受到宽大，保全性命，于愿以足，今仅在最后时刻投向了人民，便受到了如此优厚的待遇，实在于心有愧。共产党的恩情，令我没齿难忘。

一九七九年九月

（宁远县档案馆供稿）

宁远和平解放的情况

杨文正

我们南下工作团(队)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从零陵出发,当晚住在铲子坪,十四日在花桥住宿,十五日在北门欧家住宿。十一月十六日,我和蒋澍、成铁侠、486团高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到欧冠家里,与欧冠、郑兆昌、李正甫、保三师政治部主任等进行谈判。谈判内容:

①和平解放宁远;②限期(第二天)接收国民党县政府和所属机关;③接管城四门的警卫岗哨。谈判结束后立即签字生效。

十一月十七日拂晓,工作团进入县政府机关,办理接收事宜,同时,县城四门站岗的原保安人员全部由解放军接管。当时每道城门四人站岗,其中解放军二人,李铁山的部队二人。当日,以我的名义张贴了和平解放宁远的布告。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县政府及所属单位移交完毕,双方在移交清册上签字。

郑兆昌所领导的保安队伍驻扎在中山堂(后移驻文庙),没有按时缴械。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们把郑调开,他的部队才全部缴械。486团于十一月十四日就一直住在城郊,直到二十号以后才进城接管保安队,驻扎在文庙。大概在二十五日左右我们才在当时简师操场召开宁远和平解放的庆祝大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于长沙枫林宾馆

注:杨文政同志系宁远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采访人吕九林、黄富林

策动欧冠先生起义的前后

肖如柏

解放前，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地下党和盟市委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长沙和平解放后不久，徐文启同志函请湖南省公路局的军代表刘韵秋同志（即后来的局长）调派我前往湘南做策反工作。当时，湖南省公安厅尚未成立，与我联系和交待工作的是徐晃同志（一个月后省公安厅正式成立，徐启文同志任厅长，徐晃同志任某处处长），给我的任务是尽快地去湘南策动我岳父欧冠先生起义。欧先生当时在零陵任国民政府湘南行署主任，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我马上接受了任务。

临行前，徐晃同志对我此去湘南沿途情况和以后的各项工作，作了认真的分析和详尽的指示，要求做到既要以真诚的后辈感情取得他的信任，又必须郑重表明身份，使他感到起义后的一切是确有保证的，我临行时赶照了两张半身相片，由他转交即将南下的零陵军分区的李猛同志和衡阳军分区的张德标同志，以便我与他们直接联系。

我于九月下旬携带湖南省军区证件出发，乘车南下去醴陵，由于敌我双方已封锁河岸，一位驻地的解放军坚决劝阻，认为冒险过河无疑送死。无耐只好返回长沙，向徐晃同志作了汇报。经研究认为时间已很急迫，要我迅即乘船去湘潭，然后徒步前往衡阳。第二次离长南下，正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

晚上，整个长沙市正沉浸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狂欢之中。当晚，我是在由长沙去湘潭的木船上度过的。

在沿途人民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下，当我们不只一次地越过封锁线到达衡阳时（大概是十月四日），国民党湘南行署等军政机关已经南撤。只得穿过大量从邵阳等地南逃的国民党军，冒着细雨，连夜步行向零陵方向前进，因为我自称是未搭上南迁汽车的公路局工程师，比较容易地混过国民党军队的多次盘查，于黎明赶到洪桥。洪桥汽车站长一见面就知道我是长沙来的，我向他作了一番简单的解释，并示意要他做好保产护路的工作，通过他的帮忙，让我顺利地搭上一辆军用卡车，和国民党下级军官挤在一起，于十月五日上午到达零陵。

下车后我马上去湘南行署，我以前认识的何副官出来接我进去，首先接待我的是欧珠园。她认为我来得非常及时，她说白崇禧派来的专车正在等待她们姊弟和曹茂琮的家属吃完面点就动身去桂林。由于我的到来，使他们姊弟改变了主意，要和我一道回宁远去接母亲，欧珠园很快就征得了欧先生的同意。白崇禧派车来接欧、曹两家眷去桂林，这个做法的用心是不难洞测的。欧先生因我到来而不同意家属去桂林的决定是明智的。使我还没有同他见面的时候，就增强了这次策动起义的信心。

中餐时，同桌有国民党军政部黄杰派来的特工人员，他们一再问及长沙解放后的情景，和我南来的目的，我装出一副不问政治的技术人员的样子，和他们大谈长沙解放后的热闹情况，以及共产党如何器重技术人员等。并说这次回家乡宁远去照顾年老的父母和小弟妹们，还有我两岁的孩子，以免在兵荒马乱的年头遭到意外。因为我既是欧先生的二女婿，又的确是从未从政的年轻工程师，他们也不怀疑。

白天，欧先生一直未与我见面。晚上，欧珠园方领我去欧先生的寝室，我们用宁远土话进行了交谈，我简单说明了来意，并指出现在已是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他问我是否可以接受白崇禧委托的“湘粤桂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职务，我说只要能得到武器就可以答应。商谈结果决定第二天清早即由我带着欧珠园、欧贤定（欧先生的大儿）途经道县去宁远，他将派李清献先生（原衡阳警备司令）赶到途中与我联系，他说周围耳目多，要我多加注意。

我和欧珠园、欧贤定姊弟从零陵步行去道县，在途中某处，李清献先生随后赶来。我过去在长沙岳父家见过面，所以很快就商谈起有关起义事宜，决定由我去宁远与郑兆昌取得联系，做好宁远自卫队的工作，他则去某保安团团长李可才处。我们刚到道县不久，欧先生也率湘南行署人员来到道县，住在某中学学校里。这次我们较为详细的交换了关于起义的意见。我在回宁远的途中，经过岳母道县的老家，顺道到下河洞将母亲、弟妹、还有我的孩子接回到宁远城北门外肖村我的老家。

经过李清献的介绍，我于十月上旬某天去到宁远县政府，与郑兆昌见了面，谈得比较好，看来他们都是愿意听从欧冠先生左右的，以后还陆续见到自卫队的各个头头，他们最关心的是起义后的地位，主要是欧先生的态度使他们消除了顾虑。为了出入方便，他们让我戴上一枚宁远县政府的证章，谎称我是县府秘书。这时我住在北门外老家，为了工作和安定人心，我每天来往于住处和县府之间。在这段时间里，宁远突然到来一批国民党的军队，据说是白崇禧的桂军，在宁远阔了几天就仓皇离去了，在他们呆在宁远城的时候，全部自卫队人枪均暂时离城躲藏起来。

后来，欧先生率湘南行署人员和一个警卫队来到宁远，住

在北门内他的住宅里，深夜派人把我接到他的家中，一直到我完成任务于十一月中旬离开宁远。

宁远当时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来宁远前几乎一无所知，到今天回忆起来也还是莫明其妙。例如，何卓领导的一个游击队，人数不多，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常常派人来到宁远城外来向县自卫队打枪，他们的实力还远比不上宁远自卫队，自卫队也不愿向他们投降。为了确保这一带人民生命的安全，除要求欧先生的军队不去攻击他们以外，我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何卓，希望他们支持欧先生起义，共同做好迎接解放的一切准备工作。不久，接受欧先生的意见，我和他指派的一位军官（可能是欧阳泽霖）去何卓部队的所在地，向何卓说明了来意和欧先生起义的决心，他留我们吃了中餐，返回宁远城时已是深夜了。

欧先生回宁远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有机会向他介绍一些革命的道理，以打消各种顾虑，由于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从政多年，对中国共产党毕竟缺乏了解。虽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在白崇禧恐吓利诱、软硬兼施的情况下，难免心存犹豫。对这位老人来讲，转变过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他在发出起义通电之前，每晚都收听致我双方的广播，睡得很晚，不断地向我探听党和人民政府的意图。也就是说，欧先生对党的政策和我这个人，也有一个由怀疑到相信的过程。

大概是十月下旬，欧先生召集高级官员开会商议起义事宜。他预先要我在隔壁房间里听取会议情况，必要时要我出面说服反对者。那天晚上的会，气氛显得相当严肃，欧先生穿上了国民党将军的军服，他首先发言，对解放战争特别是湘南情况作了比较认真的分析，然后提出起义是唯一出路的结论，在讲话中也提到湖南省党政机关已派人来此促请他率部起义，能